

我们家住的地方有一条金沟河,民国时“日产斗金”。现在却很少有人来淘金了,上游河岸千疮百孔,到处是淘金人留下的无底“金洞”。我们住在下游,用淘洗过金子的河水浇地,也能在河边的淤沙中看见闪闪发亮的金屑。这一带的老户人家,对金子从不稀罕,谁家没有过成疙瘩的黄金,我们家就有过一搭链金子。听我后父讲,他父亲那时也去上游的山里淘金。麦收之后,地里没啥活了,赶上马车,一人拿一把小鬃毛刷子,在河床的石头缝里扫金颗粒,几天就弄半袋子。

我们家那一搭链金子,后来不知去向。后父只是说整光了。咋整光的,就没说了。有几年他说自己藏有金子,有几年又说没有了。我们就在他的金子谎话里,过了一年又一年。到现在,家里再没有人会相信他藏有金子了。

但我们家确实有过一搭链金子。我后父也确实是一个有过金子的人,他说起金子来,一脸的自足和不在乎。

我们家邻居也有过一搭链金子。那家的王老爷子,却从来不提金子的事。后父说,他们家的金子,在解放前“三区革命”逃战乱时,过玛纳斯河,家里的马不够用,把一搭链金子交给本村的一个骑马人,过河后就失散了。

多少年后,王老爷子竟然找到了那个人,他就住在河对面的玛纳斯县,那个人也承认帮别人驮过一搭链金子,但过河后为了逃命,就把金子扔了。

“命要紧,哪能顾上金子。”那个人说。王老爷子开始不信,后来偷偷打探了几年,这家人穷得钩子上揽毡,根本不像有金子的人家,后来就不追要了,而王老爷子也不再提金子的事了。

那我们家的金子呢?后父闭口不说。早先我们住在他的旧房子,他有时给我母亲说金子的事。我们隐约觉得他藏有金子。他是这里的老户,家底子厚。啥叫家底子,就是墙根子底下埋有金子。听说村里的老户人家都藏有金子,但却从来不说自己有。成疙瘩的金子埋在破房子底下,自己过穷日子,装得跟没钱人似的。我母亲也半信半疑地觉得我后父有金子,他不拿出来可能是留了一手。

我们家搬出太平渠村那天,有用的东西都

## 后父

□刘亮程

装上拖拉机,包括那几只羊。母亲想,这下后父该把金子挖出来了吧。我们要搬到元兴宫去,这个旧院子也便宜卖给了村里的光棍冯四,他不会把金子留给别人吧。可是,后父只是磨磨蹭蹭在他的旧院子转了几圈,捡了几根烂木棒扔到车上。然后,自己也上到车上。

这地方的有钱人,有过很多金子的人家,突然全变成了穷人,留下的全是有关金子的故事,不知道金子去了哪里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经常有人到我们这地方来挖金子。有一年大地主张寿山的孙子带一帮人,在他们家的老庄子上挖了3个月,留下一个大坑。另一年中地方家的人又在自家的老房子下挖了一个大坑。最大的一个坑是小地主唐人田家羊信的后人挖的。羊信曾看见唐家的人把一个坛子埋在羊圈下面。坛子由两个人抬,里面肯定是贵重东西。羊信夜里睡在羊圈棚顶,看得清清楚楚。敌人打来时,唐家人仓皇逃跑,没顾上把东西挖出来。后来也再没有唐家人音信,可能没逃掉,全被杀死了。

那个坑是三台推土机挖的,挖了两年。头一年挖到冬天停工了,第二年开春又挖了一个月。金子真是贵重,一点点东西,就要人挖这么大的坑。听人说,金子在地下会走动。但人又不知道金子会朝哪个方向走动,一年走几步。几十年来,可能早已离开老地方,走得很远;也可能会朝下走,越走越深;或朝上走,走到地面,早被人拾走。所以,人在埋金子的羊圈棚下挖不到金子,便会把坑往大往深挖。这个坑一旦开挖了,便不会轻易罢休。因为挖坑要花钱雇人雇车,还要向当地的土地爷交土管理费。假如花一万块钱还没找到金子,他就会再投五千块。这跟赌博押宝一样,总不甘心,金子会在下一锹土里,下一铲就会推出那个装金子的坛子。结果坑越挖越大,直挖到河边,挖到别人家

墙根。往往是坑挖得越大,越证明没挖到东西。

在我们村边,那个挖得最深最大的坑,已经被当成水库,我们叫它金坑水库。另几个小一点的坑被村民放水养鱼,有叫金鱼塘的,也有叫金塘子的。这些土坑纷纷被村民承包,合同一定60年。那些人都鬼得很,借养鱼的钱把坑又往大往深挖,说是整理鱼塘,其实想侥幸找到金子。找不到也不要紧,养着鱼,占着坑,反正有一坛金子在里面呢。这里的老户人,都相信金子没有走远,好多走远的人又回来,守着早已破败的老房底子。从没听说谁挖到或拾到过金子,但埋金子的地方会被人牢牢记住。多少年后谁做梦听到黄金的动静,这地方又会无端地被挖一个大坑。

我后父的旧院子,以后会不会被我们挖成一个大坑呢?

我有时候想,后父可能真的藏有金子呢。他经常回太平渠村去看他的老房子,早年家里有马车时赶着马车去,后来我们家搬到县城,马车卖了,他就坐班车去。说是要去要账。那院老房子作价450块钱卖给冯四,只给了200块,剩下的钱一直要不回来。冯四没钱,一年四季都没钱。他是五保户,不种地,村里救济一点口粮。冯四不可能把口粮卖掉还我们家的钱。后父知道这些,但依旧每年去要。去了就跟冯四一起住在老房子里。我们就想,他可能打着要钱的幌子,去看他埋的金子。这么多年,他反复复地去太平渠,可能已经把金子挖出来了,但挖出来会藏在哪儿呢?可能已经埋到我们现在的房子底下。

也许他没挖出来,那些金子依旧在太平渠的老房子底下。也许后父把它埋进去时就没想过要挖出来,他是留给自己的。留到最后,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传给我们。也许他隐约说那一搭链金子的时候,就已经把它给了我们。后父现在有80岁了,因为年龄大,这几年去太平渠少了,金子的事也说得少了。但经常说起村里的老房子,说冯四的钱还没给,说要把老房子收回来。后父这样看重他的老房子,总让我们觉得那个老房子底下真的埋了金子。

将来有一天,我们会不会真的相信了那一搭链金子的事,兄弟几个,雇一台推土机,轰轰隆隆地开进我们的老院子?

## 瑄瑄

□林那北

瑄瑄是个台湾女孩。

因为林志玲、萧蔷她们如鲷过江般的莺语鸟声弥漫,台湾女孩从前在我的印象中都恰如风中柳枝,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。

瑄瑄却不是。

我们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光里见到瑄瑄的。她是台湾一家名声显赫的电视台的员工,因为一个两岸合作的电视节目,我们东去,瑄瑄作为接待方款款出现,一出现就吓我一跳。她不是长裙飘飘,不是长发妩媚,竟穿着牛仔裤,是那种又短又紧的热裤,赫然袒露出白花花的大腿,而迈出的步子大且急,带着强烈的蹦跳感。

当天晚上在台北著名的小吃店鼎泰丰吃包子,菜点得太多,满桌剩得东一碟西一碟。我们还拘谨端坐着,几个主人已经开始以划拳定胜负,谁输谁吃残菜。

瑄瑄出手与别人不同,她不是光舞动拳,不是光喊着“哥俩好啊”、“五魁首啊”、“六六顺啊”,在一下一下与人“搏斗”之时,她身子大幅度地歪来扭去,肢体语言相当的丰富——她竟向她她角逐的男同事抛以色彩浓郁的媚媚表情,眼睛一眨一眨地撒娇。这是干什么?是慨然用上美人计了,以期分散对手的注意力。所以她总是胜,一胜再胜。

之前我真的没见过谁会把孙子兵法如此巧妙地用到饭桌上,而且用得这么充满喜感。瑄瑄,这个女孩的好玩,第一天就灿烂呈现了。

接着我们花了20多天在岛内踩点勘景,瑄瑄带我们一起走,吃住行全管。无论夜间闹腾到几时,第二天一早,她一定先于我们等在车旁了,棒球帽、T恤衫、休闲裤、运动鞋,男性十足。“女人当男人用,男人当畜生用”,这句话是电视界的流行语了,从瑄瑄身上我们算是见识到了。

她累吗?看上去竟比男人还抗打击。盛夏中的露天作业,大汗一层层地往外冒,她身上的T恤总是湿的,但有男记者扛着三角架不方便工

作,她接过去抱起;各地请来指点古迹的老师,她替人家背过包、拿着水。她身上常常披挂着大家的大包小包,如同一个正兴致勃勃进行拉练的士兵,脸上却从来都像刚中过奖似的喜庆与欢乐。

面对一些不期而至的黄色笑话,她眉飞色舞地承接着,伶牙俐齿地应对着,巾幗不让须眉。路过那条著名的华西街,她甚至配合众人的玩笑,把围巾罩上头,慵懒地斜靠门旁,扭动腰肢,甩过媚眼,做妓女状让大家拍照。但玩笑之外,从未见她有轻浮的举动,甚至私下跟我说起某个男人的嫖妓之举时,语句就顿时坚硬起来。可放得姿意,也可以收得端庄,这就是瑄瑄。

因为片子拍摄的需要,我们不时地要与当地文史专家接触,甚至要到计划外的某个点了解某段史实,而接头联络的活全是瑄瑄包办。每次对着话筒她马上变成娇弱的女子,话语是接近林志玲的娇媚。然后合上手机,兴奋地手臂一举,“吨!”的一声高喊,又摇身变回原来的瑄瑄。她确实把台式公关的美妙徐徐向我们展示了,多麻烦的事,一通电话下来,一定就OK。

那会儿台湾正处于旱季,阳光炽烈,仿佛要把万物一把烤干。我年老体弱,多年不曾有过在太阳底下曝晒的待遇,猛地被晒,终日都头晕眼花,宛若一株蔫掉的老草。突然间发现一旁有风吹来,风中带着几丝芬芳。侧脸一看,是瑄瑄,她正用杂志或者棒球帽一下一下扇着,看似为自己打扇,却是巧妙地把风刻意传递给我。或者我跟当地文史专家正聊着,背上的包猛地一轻,是瑄瑄想把包取过去,以减轻我的重量。许多时候,我们会被这样的细节所感动。瑄瑄自己却不以为意,或者她也怕别人“为意”,不等对方把感动表达出来,她已经忙不迭就呵呵笑着转移了话题。

瑄瑄真能笑,还能吃,一路带我们闯进各地著名小吃店,品尝种种风味。但吃得最酣畅的却总是她自己,她以自己磅礴的好胃口把我们所有人的味蕾都疯狂调动了起来。“嗯,好吃!”一路上她反复地说,不断地说,说得竟灿若星亮了。

嗯,好吃!在离开岛后的这一年多时间里,我仍会一次次在某个吃饭的瞬间,突然就想起这句话。然后我会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声:嗯,好吃,亲爱的瑄瑄!

## 景老师消失在地平线

□李骏虎

我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偏科生,俗称“跛腿子”,从小学到初中,每逢考试语文成绩都是全班第一,作文几乎回回满分,而数学真不能提,从来没记得及格过,尤其是“19”这个分数总阴魂不散地缠着我。每每等到父亲钻进被窝,我才忐忑地推开一道门缝,试探地递上那标着鲜红“19”的数学试卷。父亲不能赤条条地跳下炕来教训我,只投过来一股极度失望的目光,让我羞愧得想在地下找个缝钻进去。

那年,我18岁了。每个人都能等到幡然悔悟的那么几年,一下子就变成了个大人,一股子气顶在脑门上,豪气鼓满胸膛,要玩了命地奋斗,要改变自己的命运,要拿青春赌明天。我化名“李云翔”,选择了一个偏僻些的中学去复读(已经是第二年复读了),我的心思是隐秘的,也是雄心勃勃的,要创造一个崭新的自我。

这个新成立的初级中学相当破败,前身是一所遗弃的苏式营房。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,我的班主任叫景长好,代数学课。有意思的是,直到毕业多年后,我还认为我的班主任是叫“景长浩”——“浩气长存山河壮”嘛,没想到竟然是有个有人嫌疑的“长好”。这多少让景老师多了几分喜闹的色彩。

他本身也是很喜剧的形象,瘦高,扁平而赤红的脸,鼻子小而尖,两抹稀疏的黄胡须卷曲着,说话带有很缓慢而低沉的喉音,表情总是似笑非笑。比他的语速还要缓慢的是他的脚步,晃荡的裤管下是一双不系鞋带的解放胶鞋,前脚蹭出去半天了,后脚还在犹豫着是否该跟上。

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人,却极有威严,班上我那几个好友也是没人敢惹的“霸王”,但见了景老师都缩起脖子,谁都不敢造次。据说,看门房的老两口最后一只母鸡被偷吃后,景老师曾把其中几个单独叫进办公室,按在床上打了裤子,用他那磨光花纹的胶鞋底着实扒了几十下。多年后我们在一起笑谈,那谁嘿嘿笑笑个没完,直到笑出眼泪来,不迭声地说:“服了,服了,那家伙真打啊,打起来没完,打服了,打服了……”偏偏是这几个月,和景老师感情最深,毕业后经常去看望恩师,师生之间像哥们一样说笑着回忆从前。

有件事存疑,那就是景老师的袜子。据说他从来 not 洗袜子,穿脏了就压在床铺下,把早先压在底下的那一双再拿出来穿,久而久之,他的袜子从床铺下拿出来竟然是能站住的。这是说景老师的懒,他懒到什么程度呢?喝点酒能大睡一天,半夜三更才爬起来。这个时候爬起来,是有个中缘故的。

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知道升学是惟一的出路,所以大家都憋着劲赛跑,别人睡觉的时候自己悄悄溜到教室里用功,通常凌晨一两点钟,还会有十几个人静悄悄地在学习。这个时候景老师悄没声地进来了,穿一件红色的旧运动衣,披着洗褪色的黄军装,眯着眼睛扫视一圈,径直走到坐在门口的学生身边,先把双肘支在课桌上,才把屁股放在

板凳上,低声地干咳一声,酒气和烟味很浓地问:“有什么问题没有?”

当然有问题,不会解的题都折着页,就等他来辅导。“这个题,这么着……”景老师伸过手臂拿起三角板,在图形上比画一下,“这样加辅助线,你看……看出来了吗?”学生就恍然大悟了,真是名师一点啊。“没有了吧?有了再说。”站起来,慢腾腾地挪向下一个学生,先把双肘支在课桌上,才把屁股放在板凳上,低声地干咳一声,酒气和烟味很浓地问:“有什么问题没有?”直到把所有人的问题解决完,打着哈欠回去办公室兼宿舍接着睡大觉。也有特殊情况,就是他一时也解不开的题,必然一个人比画到天亮,严重的时候一连几天比画同一道题,直到找出办法。

开学没几天,因我对数学没底气,每节自习课都用来看待数和几何,景老师扑塌扑塌进来了,弯下腰看我做题,他个子高胳膊长,双手支在课桌上,我同桌就在他怀里做题。他一言不发,看得我鼻尖直冒汗。后来我同桌溜到最后一排去了,他就歪至身子坐下来,把胳膊弯起来平放在桌子上,脑袋枕在胳膊上,慢条斯理地说:“听说你数学从来没及格过?”我说:“基础不好。”他说:“基础不好不怕,关键要讲究方法。”拿起三角板,放到试题的图形上,说:“你看,这里加条线,这样,这样,是不是?”我眼前一亮,神了!“关键要会加辅助线。”他强调。我从来没想到代数、几何原来是这样迷人的智力游戏,我仿佛被内力深厚的武林高手打通了“任督二脉”,功力大增。一个学期下来,寻常的试题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兴趣,到处淘课外难题来挑战,在坍塌的营房找几块白灰块,就在残垣断壁上画图形解题,只要找到辅助线就停止,已经不屑于把题做完。再后来我们的学习委员都来请教我解题方法,他还到处宣传说:“云翔一讲我就明白了!”

我至今无法定位景老师到底是个喜剧人物还是悲剧人物。有一回我们几个在操场上的瓦砾堆上读外语,突然有一个停住了,拿书本掩住嘴悄声地说:“快看,快看,长好又跳墙了。”我一扭头,看见景老师骑在墙头上——他家在学校后面住,人懒,为了省几步路,总是要跳墙,结果那里就被他扒成了一个月牙形——明明看见他从墙上溜下来了,突然消失在地平线以下了。有人就咕咕鬼笑,说:“我打赌长好一定掉井里去了!”大伙赶忙跑过去,扒在墙根下的枯井口张望,就听见里面有人打呼噜。赶紧大呼小叫想办法把老师拉上来,他酒醒后走路有些跛了。都说一个人不会两次涉过同一条河,但我们把景老师从同一口井拉上来至少在两次以上。他又一次从井里出来之后,头碰破了,戴了他儿子的一顶毛线帽子,配着两撇小胡子,远远地晃过来,就像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里的一幅插图。后来听说他出过两次车祸,还在砍自家地里的大树时,被倒下来的树砸过一次。

十多年后,我挂职回到家乡,景老师已经是校长,因为骑摩托出车祸把多个内脏切除,但奇迹般康复,只是更加的瘦长了。我分管教育期间,帮他争取了点资金,把校舍危房翻新了一下,他怕包工头从中谋利,亲自领着人干。完工后我去看了看,教室墙那个厚,门窗那个坚固,比自己家盖的房子不知好上多少倍。牛年新春,听说景老师又出车祸了,问题很严重,我还没来得及去看他,但我相信他一定没事,掉了那么多次车,出了那么多次事,不都没事吗!我这位恩师,他是十二属相里没有的,他属猫,至少有九条命欸。



## 滴泉

□陈原

的地方,原来那是一处滴泉。在一块不大的断壁上有一层绿苔,绿苔下有一层土,水就是从那儿一丝丝冒出来的。水从里面刚冒出来时,就像春天的枝头刚刚弹出的芽苞一样孱弱,然后顺着绿苔低斜着向一边汇聚。汇聚的过程很不容易被看出来,只是那里的绿苔比别处的显得更加晶亮。水纹最后在一个石尖上汇成一滴,当那水滴饱满到有一粒珍珠那么大时便咚一声跌下来,跌到一个石洼里,于是便有了我最初听到的咚咚声。

这声音真是美妙清脆,在空空间袅袅传响,使我感到这大山在冥冥中有了灵气。驻足而听,还使人感到那一下一下的咚咚声像是大山平静、空冥而又超然的心跳。我走近这美丽的滴泉,直接地感受到了它的阴凉和潮湿。我脚下的石头也都是潮湿的,我静静地望着它,心中猜想,那一层铺满绿苔的土下面肯定有一条很细的石缝通向大山的深处。我的想象也仿佛随之钻进了那条石缝,真想到那个漆黑的世界中探个究竟。

由于长年滴水,和滴水的路线一样垂直的那面石壁上长满了一层厚厚的红锈,证明着这滴泉的久远。我曾想,这滴泉是不是由雨水形成的季节现象呢?我随之否定了这个想法,这里已是很多时日没有过雨水了,连山下的土地都已经龟裂,这确实是来自大山深处的汁液。这山上的树木并不茂盛,有很多地方甚至裸露着,因此在这人迹罕至、巨石漫布的山谷中有这样一处滴泉,简直是一个奇迹。